

城市印象

在一座城里慢慢老去

■王太生

一座城,若有云、有水,有湿润的空气,有我们熟悉的亲人和朋友,是适合陪伴人慢慢老去的。

我去找写诗的于二,他不在家,正坐在城南老水关上抽烟。老水关,是这座城里年头很久的一个隘口,古时城里的船到城外,都要经过水关。几年前,几个建筑工地的民工兄弟挖地基时,一不小心挖到了地下的老水关遗址,那些夯实的青砖一层一层地码着,中间用白糯米浆勾缝。这片遗迹重见天日,老日子、旧光景便好像一下子从中涌了出来。

寂静的地方,荒烟蔓草,于二散步时,喜欢到老水关上坐坐。他指着凹陷在地层下的那一小块坑说,这个地方就是老

水关,六百年前,这里有水,水流翻涌,船就是从这儿,嘎吱一声摇出城去。“一只船、一只船,就这样消逝在云雾烟水里。”于二悠悠地说着,仿佛眼前已经出现了水流和船只似的,影影绰绰的。

我望着暮色苍茫里比我大几岁的于二,眼角里有光,脸上皱纹已显,鬓角上泛起初春的晨霜。

一个人就这样在一座城里慢慢老去,直至终老于此。

我的外祖父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手艺人,在他还很年轻时,就带着做皮箱的手艺,来到这座城。一座城,有四个门,分别以不同的姿态来欢迎和接纳这个来自小镇的年轻人。我至今不知道,当年外祖父是从哪个城门进城的?刚到这座城时,

他是否回望故乡?他在这座城生活了几十年,86岁那年离世,在这座城里终老。

我又想起我的外祖母。她年轻时大概是在一个杏花春雨天里,坐着船来到这座城的。她在这座城里没有正式工作,仅靠外祖父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。在这座城里,外祖母做过小贩,卖过紫萝卜和苹果,还炸过油端子。她在这座城里一天天老去,最后成了这座城里某条街上,一个待人和蔼客气,操着一口异乡口音的慈祥老婆婆。

我是这座城里一棵生长了几十年的会走动的树,比谁都了解这里最热和最冷的一天。

大概十年前的一个初春,我和于二曾做过一个实验,在户外,如何找一个地方来躲避这座城夜晚的清冷?在万籁俱

寂的深夜,我俩坐在一辆停放在小区的人力三轮车上,放下雨篷帆布,感觉躲在狭小空间里,一点也不觉得冷——其实人力三轮车的内置空间是暖和的。有几个人从车旁经过,他们不知道半夜泊在路边的三轮车里还有两个人。那辆车上,有一个耳窗,我们撩起窗帘,可以洞察市井百态。

微闭上眼睛,我似乎能够熟悉分辨这座城的每一处市井声,在那些平凡人物的大笑与争吵里,分析他们因什么而开心,或为什么而恼怒。就像这个城里的人们称大院不叫大院,叫“大门”,沈家大门、季家大门、支家大门……每一个大门里,都演绎着不同的故事。

门是一个宅子的头脸。人们到一处屋宅时,先不急于看

院内陈设,而是先看门。门有多高、多宽,宅子就有多大。

我还认识这座城的100来个商贩,他们分布在大街小巷不同的角落。商贩的售卖水平,展现出这座城的一部分智慧;商贩售卖的特产、物产,则反映出一座城的属性。我享受过这座城里的惬意时光,也了解这座城里最艰辛的生活。一个卖蔬菜的小贩曾对我说,在滴水成冰的冬天,天未亮,黑咕隆咚的,他一个人蹬着三轮车,到郊外的蔬菜批发市场去进货。回来时,他穿的棉衣里贴着皮肤的棉毛衫已然湿透,头发、睫毛上挂着凝结的霜。

人在年轻时总想到外面去闯荡,不愿长久地只待在一座城。我从前甚至想过自己会住在北方或南方一个很远的地方。内心浮躁、不安,年轻的我便想去许多地方流浪,以至于具体到一个有山有海的城市,在那里找一份工作,干上三年,游遍那座城市的角角落落,之后再换一个地方漂泊。到了中年之后,我生活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具体,越来越接地气,不急不躁,徐徐而行,持续在一座城里东张西望。

春天在东门看柳,夏天守西门捕蝉,秋天去南门垂钓,冬天于北门买菜。一个人能在一座城里与熟悉之物终日为伴,慢慢老去,也不失为一种莫大的幸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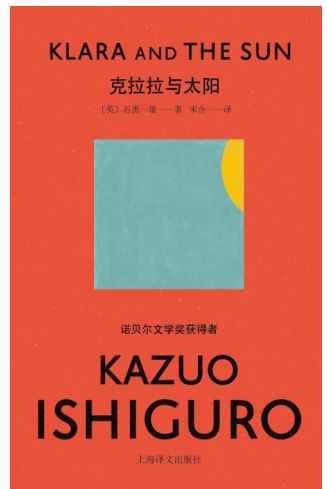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速递

书名:《克拉拉与太阳》

作者:[英]石黑一雄

简介:克拉拉是一个专为陪伴儿童而设计的太阳能人工智能机器人(AF),具有极高的观察、推理与共情能力。她坐在商店展示橱窗里,注视着街头路人以及前来浏览橱窗的孩子们的一举一动。她始终期待着很快会有人挑中她,不过,当这种永久改变境遇的可能性出现时,克拉拉却被提醒不要过分相信人类的诺言……

在《克拉拉与太阳》这部小说中,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通过一位令人难忘的叙述者的视角,观察千变万化的现代社会,探索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:究竟什么是爱?



竞涉春水

李陶摄



闲思随笔

■朱辉

自进入网络时代以来,武汉大学的樱花更是声名远播。每到春季,不仅武汉市民,全国各地的游客都纷至沓来,期待一睹花容。去年是个例外,樱花盛开时节正值武汉封城,樱花们第一次静悄悄地绽放。虽然无人来到树下,赏花之人却很可能多于往年。因为当时多家电视台、网站推出了“云赏樱”节目,宅在家的武汉人、湖北人及全国各地的花友们通过屏幕观赏到了武大樱花盛开的景象,缓解了长期居家带来的不适。

“等到明年这个时候,我们一定会相聚珞珈山赏樱……”那时网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。实际上,我们并没有等上整整一年,因为武大樱花今年开得

格外早,2月底就迎来初放,据说创造了数十年来最早开花的纪录。气象台早早预测,3月11日起,会有一波晴好升温天气,武大樱花将迎来盛花期。怀着感恩之心的武汉人,没有忘记去年逆行支援的抗疫英雄。特意挑选了3月13日、14日这两个樱花有可能开得最好的日子,专门开设了“抗疫医护人员赏樱专场”,面向全国援鄂医疗队员和湖北省内抗疫医护人员开放,并安排专人接待、志愿者讲解……

回想并不遥远的本世纪初,“该不该去武大赏樱”的话题曾引发热议。有的人认为武大樱花是1939年侵华日军种下的,属于国耻,去武大赏樱就是不爱国。其实这种争议在当年抗战胜利后就曾出现过,有人提议砍掉那些樱花树,当政

人员最终决定将它们保留了下来。其实日军在武大种下的28株樱花树到1957年就基本死光了。1972年中日建交,日本首相访华,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1000株樱花。由于周总理曾住珞珈山,在那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,所以将其中50株转赠给了武大……

知其然还须知其所以然,才能避免陷于一知半解,以其昏昏使人昭昭。追溯樱花种植的历史,其实它也并不是舶来货,樱花原本就起源于中国。日本权威著作《樱大鉴》就有记载:樱花原产于喜马拉雅山脉。秦汉时期,宫廷里就已开始种植樱花;到了盛唐,从宫廷到民间,樱花已经遍地开花,日本遣唐使、留学生此时才将之带回日本……

人一缺乏文化自信,就会

变得狭隘、偏执,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长了一颗“玻璃心”。而文化自信的树立,前提是得了解并认可自家文化。最近十多年,随着信息普及和全民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,关于该不该去武大赏樱的争论,终于销声匿迹了。

如今武汉市民春游,去武大赏樱往往是首选。尤其我们这些武昌区居民,去武大樱花大道打卡是春游标配。我们家是上海支内移民,亲戚主要分布于上海、浙江。每年去武大赏樱时,我都会将照片传到亲友群里,让千里之外的亲友也一饱眼福,共享这一份岁月静好。

完成了网络预约登记,我准备出发去武大珞珈山看缤纷樱花,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……

去武大看樱花